

哲学的学习与运用

马特著



新中國青年文庫

哲學的學習與運用

馬特著



北京市教育局干部学习班

书刊专用章

知新·書讀·活生

三聯書店發行

91·C36·36K·P166·\$4.3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四九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〇年二月第三版

大華印刷所承印

上海造8001-28000冊

• 總管理處 •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• 各地分店 •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瓊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

天津·濟南·西安·長沙·開封

香港·大連·哈爾濱·重慶·漢口

目 次

哲學是什麼？它與科學有何關聯和區別？……………一

哲學並不神祕，普通人對事物的感想和看法，在根源上，就是屬於哲學的東西——但普通人並不就是哲學家，他們對於事物的感想和看法，也並不就等於哲學——哲學以宇宙的全體為對象，科學以宇宙的特定部份為對象——哲學和科學，各以其發展的形態，影響彼此在每一特定時期的面貌——唯心論把哲學和科學絕對對立起來，機械論則取消了哲學

二 哲學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？……………二

哲學，從它發生的第一天起，便是作為精神鬥爭武器而出現的東西——

二八

在古代，有德謨頤利圖系統與柏拉圖系統的鬥爭——在中世，有唯實論與唯名論的鬥爭——在近代，有培根系統和笛卡兒系統的鬥爭

三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現

「理性王國」的破滅與科學上三大發現——馬克思、恩格斯與黑格爾、費爾巴哈——從辯證唯心論到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

四 學習哲學的方法

確定學習的方向與劃分學習的階段——學習過程中幾個應當注意的要點——學習與實踐的統一，理論與現實的關聯

五 糾正具體運用上的幾個偏傾

具體運用的困難及其根源——具體運用上第一個偏傾：主觀主義——具體運用上第二個偏傾：客觀主義——具體運用上第三個偏傾：教條主義——具體運用上第四個偏傾：庸俗主義

怎樣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？……八九

「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，而是行動的指南」——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原則——從客觀實際出發，但以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為基礎——調查研究——勇敢地面對現實，從現實中揭發辯證法的真理——既反教條主義，亦反經驗主義——既反命令主義，亦反尾巴主義

第一個問題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法則，為什麼不適用於蘇聯社會主義社會？——第二個問題：斯大林所規定的辯證法四個特徵，跟恩格斯所規定的辯證法三大法則有沒有衝突？——第三個問題：唯心論的積極性與唯物論的積極性是否可以並列起來？——第四個問題：黑格爾「一切實在的都是合理的」這句話是反動的辯護還是革命的宣言？

附錄

通俗化·庸俗化·舉例子.....

一 哲學是什麼？它與科學

有何關聯和區別？

哲學並不神祕，普通人對事物的感想和看法，在根源上，就是屬於哲學的東西

從來的哲學家都以五光十色的術語把哲學裝成神祕的、高不可攀的東西；但哲學實在不是這麼一回事。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常常有他們自己對於事物的一定的感想和看法。這感想、這看法，從其根源上來說，也就是屬於哲學的東西。

比如，這次抗戰，足足經過了八年，在這漫長的歲月中，許多人失掉了家鄉，離散了骨肉，正如唐詩人白居易所描寫的：

『田園寥落千戈後，

骨肉流離道路中。』

這一慘痛的經驗，正是今天大多數中國人所共同感受得到的。如今抗戰勝利了，我們回到了家鄉，你看，我們會發生怎樣的感想呢？我們之中，有的人的房子也許給敵人燒掉了，平時跟我們那麼親切的鷄犬牛羊早就不見蹤影了，美麗的故鄉只剩下一片荒涼的景象，從前牧歌似的生活，只在我們腦海中留下一點痛苦的記憶。這時候，我們會得到怎樣的結論呢？這就是：一切都變了！這『一切都變了』，是從種種現象裏歸納出的一個總的觀感。這觀感，人人都可能有的；這觀感，也就是屬於哲學裏面的一個真理。

古代希臘哲學家赫拉額利圖（Heraclitus）曾寫了這樣的一個公式：

「一切皆流，一切皆變。」

在遺下的斷片中，他發展了這一思想，他說：

『人不能兩次走入同一河流，同樣也不能兩次都從同一狀態下把捉死的自然。』

赫拉頡利圖這一斷片，直到現在還被人們奉爲哲學思想之天才的發現。從這一點上，就可知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裏到處都充滿着哲學的真理，每個普通人都有他一定的『哲學』（就『哲學』一詞的廣泛意義來說）。

普通人除了對於事物有他的一定的感想之外，還有他自己對於事物的一定看法，這看法，就是他批評事物的標準。這標準，從廣泛的意義來說，也就是他的哲學，或是根據一定的哲學原理所作的觀察方法。

比如，魯迅先生風波中的九斤老太，常常說到她年青的時候，天氣沒有現在這樣熱，豆子也沒有現在這樣硬，就是說，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。她之所以現在時世爲不對，必有她所認爲對的時世，這一點，她雖然沒有具體的說明，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，對的天氣必不是這樣熱，對的豆子必不是這樣硬，對的小孩必重九斤。她所認爲對的，就是她的批評的標準，這標準，從其根源上說

來，正是從種種現象裏面歸納出來的哲學上的根本原理。

但普通人並不就是哲學家；他們對於事物的感想和看法，也並不就等於哲學

普通人對於事物雖然有其一定的感想和看法，就是有其各自的『哲學』，但普通人却不都是哲學家，因為他們的感想和看法，都是由成說和直覺得來，在他們本身是不自覺的，而且都是零碎的沒有系統的東西。所以，他們的感想和看法儘管與哲學的根本原理有一定的關聯，但他們却不能即被視為哲學家。因為哲學家不但抱持一種哲學見解，而且對他的哲學，必有精細的論證，和有系統的說明。這就是荀子所說的，『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』。哲學家跟普通人的區別，正好像歌唱家跟普通人的區別。人當興之所至，多要哼一兩句；但歌唱家的唱，由於他的專門技術，跟普通人的唱，自然有所不同。所以，普

通人雖然都有他自己的「哲學」，但並不都是哲學家。

我們更進一步地說，普通人對於事物的感想和看法，雖然跟哲學有一定的關聯，但跟哲學家所講的哲學也有分別。因為前者是雜亂的、零碎的思想斷片，而後者却是普遍的、有系統的思想體系；前者是個別的，而後者却是整個的；前者是部份，後者是全體。所以，普通人的感想和看法，不能說就等於哲學，只能說是哲學的萌芽，哲學的斷片，具有哲學的屬性。也就是說，這些普通人的感想和看法，正是構成哲學家的哲學的必要要素，哲學家的哲學祇是把普通人的感想和看法加以提煉，加以加工製造，使成為系統化、統一化，剔除其雜亂的矛盾的性質，而保留其認為正確的積極的部份，並加以發展、放大，立於堅實的論證基礎之上。

哲學以宇宙的全體為對象，科學以宇宙的特定部份為對象

那麼，哲學研究的對象是什麼呢？

哲學一詞，英文爲Philosophy，係由希臘文 Philas（愛好）及 Sophia（智慧）兩詞結合成功的。從字義的根源上說，哲學就是愛好智慧的意思。從這詞的涵義來看，所謂哲學所包括的範圍是很寬廣的，可說所有一切屬於智慧的東西，都包括在裏面。這是因爲人類在其知識發軼的初期，對於客觀的外在世界還不能作分門別類的深入研究，只能作一般的概括的根本認識，所以在當時（希臘時代）無所謂科學和哲學的區別，科學被包括在哲學範疇之內，而爲哲學的一部，這指明哲學在其歷史發展的初期，乃是指人類知識的總匯。

但人類社會的發展，促進了知識的發展，而人類知識的發展，必然地要求着精密的分工，以便使知識深入，因此我們今天所意味的哲學，已不如前此範圍之廣。原來人類知識的發生，不外是外在世界和人類精神的接觸，也就是說，人類的知識，是以整個外在世界或宇宙來做它的研究對象的。而宇宙却是

非常龐大複雜多種多樣的東西。就其全體來看，它是一個統一體，構成份子間彼此互相依存，互相連系，而不可分割。就以人類所居住的地球來說，離開了太陽和其他星球，將是一個不可想像的東西。同樣，沒有了土壤、雨露和陽光，我們將不能想像動植物的生長。所以，在這方面言，宇宙是統一的，不可分割的。然而宇宙却有各個構成部份，部份與部份之間，正有其各自不同的面貌和本質，乃至於各自遵循的法則。就動植物來說，動物的生理過程和植物的元素結合，都儘有它們不相同的地方，因此也就不能把它們一視同仁，等量齊觀。就第一方面來說，要求人類對宇宙有整個的認識，在其龐大複雜多種多樣的性質裏面，找出根本的、普遍的、大家所共同的東西來，而這結果，就產生了哲學。就第二方面來說，要求人類對宇宙有個別的深入的認識，把宇宙的某一部份跟其他部份分別開來，剔除其間彼此相連的關係，專只注意於這一部份的裏層，而這結果就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科學。所以，哲學的任務，在於研究宇

宙的整個；而科學的任務，則在於研究宇宙的特定部份。而這兩者，却是相生相成的：沒有哲學，科學的研究將無從開始（就是說，科學的研究，需要一個基本的立場和觀點）；沒有科學，哲學的研究將成爲沒有血肉沒有內容的東西（就是說，哲學的研究，需要以科學的成果爲基礎）。它們——科學和哲學——有各別的任務，而它們却又是彼此依靠，在基本上統一的東西。

哲學和科學，各以其發展的形態，影響彼此在
每一特定時期的面貌

哲學和科學既然有這樣密切的關係，所以，在它們發展的歷史上，便交織着彼此血肉相關的關係，它們間各以它們發展的形態影響彼此在每一特定時期的面貌。就它們交互影響和關係上，我們在大體上可以分爲三個時期或三個階段：

第一個階段：從時間上說，這是指從希臘古代到中世紀末葉這一個相當長的時期。在這期間，社會經濟形態雖然經過了兩個時期，即奴隸佔有制度和封建制度兩個時期，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準一般上還很低下，人類還被一定的自然環境所限制，而滿足於自給自足的部落經濟。所以，在這時期，科學還不可能獲得長足的進展，人們對於客觀的外在世界，還不可能作分門別類的深入的研究，只能對於事物作概括的直觀的認識。所以，在這時期，哲學還不可能建築在科學的成果上面，而只是哲學家的一種天才的臆測；並且這時期的哲學跟科學是分不開的，這時期的哲學家，常常也就是科學家。譬如，被稱為『哲學之父』的泰利斯（Thales），他是哲學家，也是數學家和天文學家。他接受了埃及人幾何學的遺產，發明了許多幾何學上的定理（如等邊三角形的兩底角相等；兩線相交，其對頂角相等；凡直角的角度都相等；等等），並且曾預算中了紀元前五八五年某月某日的日蝕，而引起人們的驚異。又如希臘最大的

哲學家亞里士多德，同時也是希臘最大的科學家，他綜合了他以前的希臘所有學術，他的著作就是包括了當時人類知識可能達到的一切部門的。所以，在這時期，哲學和科學可說是同居共處，在當時人的著作裏，是混合着和交織着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天才的臆測的。

第二個階段：從時間上說，這時期是包括十五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這三、四個世紀。在這時期，社會生產力已經有長足的進步，工廠手工業發展起來了，商業資本主義開始在歐洲幾個進步的國家（如英國、法國等）成為支配的勢力，交通的發達，衝破了自然環境的藩籬。前些人們是習慣於在聖經中找生活，現在却睜開了理性的眼睛，向大自然搜索他們所需要的知識了。於是，科學——嚴格的自然科學，開始發展起來，分門別類的深入研究，成為這時期學術上必然的趨勢。這樣，哲學和科學便分起家來，彼此嚴立門戶，劃定界限，哲學所處理的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思惟，科學所處理的是形而下的具體的事